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仁宗

其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夢二月十四日在天聖元年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

玉重請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

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

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鄭軾。勅內

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為國祈福慈雲

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為奏

上之。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

詔三藏法護譯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教義策試生徒名開帙四十二章至今以為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衆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四明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過道

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曰君鄉城戒香有瘧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訪之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作禮自以不覩尊容為之媿恨明年過錢唐客書吏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童

入門譚傳云痘女痘女開方驚顧連索紙書
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夜
來處處鳴鐘鼓敲破觸人不知復於偈後
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贍遺像之
意復書偈云須弥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
若問痘女姓字執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
問小兒痘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
曰問取痘女忽俱不見

志磐頃過甬東棲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
念痘女古佛世無知者目爲述戒香維衛
古佛記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
寺中以顯名勝案藏經維衛或稱毗婆尸

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
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
近學士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爲虎逼有
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
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焉即
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閬中士寧復往見君謨
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
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觀
公詩士寧神異甚多刑公政○西天沙門
愛賢謹賢來進具葉梵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

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勅樞密劉均撰文以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教規光師一夕夢伽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會領子公亮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忘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補田僧相公繼行。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曾犯真刑及文身者詔從之。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表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

竺寺七月八月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寺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日趺坐說法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閣維之口。吳香芬都舍利無數古根不壞若蓮華然。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為先帝薦福之舉今後母得無故擅興力役。九年勅韶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勅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

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
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為皇太后今上更建
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
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策染奉釋迦像詔可
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
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煨
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復
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見三朝日奉安大
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寺靈感塔
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觀製上
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蓋蔽水灌之南
海三佛齊國香忽於穴中得舍利一五色映

人目為製讚以金盞二重藏之奉以還寺其
讚云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
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
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長新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
法界無遺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
常住不滅不同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
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物示化之一法也
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宗以三朝
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詆帝皇儒道之宗
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

中之人致人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從事釋學以為未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儀上目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法院之祖關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問之約歸各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是歲天下僧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聲明之學實鑒於茲其所序云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筆受綴

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貢
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
得還者自解濟至極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
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
月詔孔宗忍襲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准

上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譯經

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奉

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

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

永宣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
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
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號願
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

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廣祿後世兼領四方

既欲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

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

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

朝盛典不可輒廢細山。范仲淹宣撫河東

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目

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

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
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
有遺落真文固以傳江陵沙門慧詰俾行於
世○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
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
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
而復大集遂至於無可奈何云堯舜三代之
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
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
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
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
之本也云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蒐狩昏姻喪

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
而入歐陽氏以禮義為本又曰今佛之法可
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唐見六一
○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
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于
朝賜神照紫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虎卧
以杖擊之曰非汝佳廬也虎俛首而去後於
虎臥處結屋為菴以是年歸開此中募廬山
之風與邵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
間落成巨刹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
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殿躬
捧頌更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

以奉藏復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

四年

○六月開寶寺靈藏塔灾勅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課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

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園通謁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義當也無音誤揚雄傳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義當反脩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然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內銷迴回踰旬不忍

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脩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脩盛氣以荅曰脩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

編四

七

排況今欲慕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之言也脩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弗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媿三代之治其職居僧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

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
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
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中子司空圖
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
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
子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
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
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
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興唐
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
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子王君實集無
君事連長孫元忌叔達避嫌故弗與立傳

脩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
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
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爲己功
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
之甚且退之斥佛爲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
人降自兜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
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
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
祖韓嘗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
天連氏句奴左賢王後據朔方獐北狄由西戎歸
北狄獨不爲祖諱而反敢訕佛聖人乎退之
畏修史褻貶之禍客劉秀才書夫爲史者而

不思貶佛之過爲尤可畏排老子爲已任而
兄事毛仙服其丹卒疽發而殂建之言韓子
昶校書不材校漢書改金相卒歸歸未數世
而絕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
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
援韓氏歐陽氏以爲法豈不爲威德之累誅

偶四

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
以毀佛爲務安得衆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
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爲勝佛
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脩大驚
報爲之謝曰脩胷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
曰佛道以悟心爲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

念生東華爲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
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
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
當明矣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脩自此
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譽於公鄉之前
歲時書問未嘗絕蜀沙門祖秀紀歐陽子見

上居士蘇序嘗主觀公張洙爲序秀任澤

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爲聖人韓氏則
曰佛者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爲中國
患二子不知佛爲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
不知奚爲夷奚爲中國不知佛法之妙故
不知奚爲本奚爲患儒宗有欲排佛者倘

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熟復其義理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魯直有云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具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時之齋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

潯陽登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陳云唐君同法於圓道訥公得真旨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暹重建泗洲大聖磚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并舍利記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殿過紫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恩靈濟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楞伽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軾為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

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
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
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
理字字皆法復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繫走珠
如珠走繫無不可者云載遊公之門三十年
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幻
滅都盡慧光渾圓軼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
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旦以三十萬錢使
印施江淮間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
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
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

寺言法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
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
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
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趺坐受
齋上問諸祠事索紙連書十三三字後英
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補王爲○知制誥
曾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
錢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
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口
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達以曾公恩補大
師公亮前身爲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
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人生子

齊正坐化○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廬山
祖印訥禪師遣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
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
諸賢無敢荅者有詔問脩亦未知其荅僧曰
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飭郡庭儀從乘
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
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錄林脩後
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為奇其文
略而意深又為錢忠懿王贊曰中有樗里不
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磐兒時侍師表先生名機為郡學錄
見與鄉士閱孫吳并書聞其論曰儒者之

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
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陳相抗遣使
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
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
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算而勝者有
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父
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
盡其意邪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錄
所載益信表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
歐陽外傳云公至田進苑文正公以書私
表公問孫子屬強弱式不誣師就賢畢即
公與表公之
九年歐陽脩知潁州官妓盧媚善談笑口作

運華香有蜀沙門知人前事脩以問之僧曰
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善遂至
於此脩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
此何能讀經脩令左右教之一聞即誦它經
則不能明覽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威塔奉獻舍利度歷口

故重勅中使往陳留入閼寺迎佛指舍利
或以為偽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椎了無所
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欲歸
闡教乎乃以水晶寶座盛之御製發願文奉
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
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

舍利欲求吉祥慶奉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
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頻應賜賜○自周朝
毀寺建隆興復京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
慈惠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超轍者皆厭聞名
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
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映
天下楊億晁迥有以發之真宗嘉獎錫以法
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
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
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目上方
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等請以
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曰舉懷璉以為代

二年宰相文彦博兼譯經潤文使彦博在京師與淨巖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淨土之願。詔左街淨圓禪并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錄智林等問話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廬山棲賢南廬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圓居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入舜室歸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人也即於扇上書賜曉舜依舊為僧再住棲賢寺賜紫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服。詔歐陽脩同宋析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篤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

名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聲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七著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至和元年勅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曷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

佛四

上

一僧卧門外其名道隆明日召見奏對詳敏賜諡明悟禪師勅曹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闊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上嘗賜龍腦鉢

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舍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

嘉祐元年乾元節勅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袈裟。相州太守李復圭發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宰相韓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普明慈覺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便。富鄭公請顯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迓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之曰新

招提長老行李也溫公即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招提數十擔卒為溫公見薄一告施大德可不戒之哉

六年文彥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

元居天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彥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雨彥博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

○杭州智圓律師允堪示寂塔于西湖菩提寺嘗述會正記以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

世

七年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王素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勅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參政歐陽脩脩覽文數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理禪師作白雲誼以送之石門文

述曰是以道言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

韓琦立石太宗御製曰功成積初印文端不
是南山得恐難眼親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
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履千年璧采完
定果熏修真秘寄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御
製曰西方大聖彌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
願進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
十六
三皇捧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
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
靈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雪經
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瓊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
手詔曰天下寺院任性住持師遂建宸奎閣

以奉先朝聖製韓琦學士蘇軾為作記
發書問手詔中語師答以無此後示寂得之
司中軾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
聖之額

神宗英宗長子年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四月十日為同天節葬永福陵

熙寧元年

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
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
損鬻牒自此始

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
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

宗感獎三藏弘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蒙度之大概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宗真宗仁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貨取於

賜

十七

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時方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為得才至於納訾為僧則富者可以逞欲漢書同皆長汙雜廟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以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

開逮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之鼻舌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眾欲驗

之烈火再鍛五物愈堅

五年勅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

火上○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穎上日

與沙門遊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

集歐公自作傳云吾家藏書一萬卷其書三

一香局一而常置此五物息心危坐屏卻酒肴臨

會要國史也稱真宗每上元詣寺觀三十四
錄中其為西朝下矣削唐太宗戰士達利
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太宗正觀三年詔
陳者為建寺薦福七年寺建寺身成
命史世陽並去七年寺建寺身成
舊州故事其後王為死事者廟建福二年詔於
四年故事其後王為死事者廟建福二年詔於
我唐朝故事其後王為死事者廟建福二年詔於
此有歐陽子修宋史則謂河圖洛書為怪
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士集
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為中國患而晚年敬
明教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
說猶韓退之始排佛而終信服至我子瞻
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

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
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
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
尋累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
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

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
亡遺言須東坡至方闡龜四日坡至見跌坐
如生乃作三詩以弔之欲尋遺蹟強索本
生公諸堂月滿庭休舊初是學士沈遇治杭
以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蘇軾為之序

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牘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蒞職凡管内寺院虛席者洎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餉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不覺其反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孟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起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為之記九年勅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

建木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早上於禁中齋禱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兩大靈勅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奉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東軒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為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講堂大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辯才法師立石于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棄

官入秦得母於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爲賀時稱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架築金剛經爲慈聖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吾至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法師試少卿者賜三

藏法師三藏法師○詔革江州東林律院爲禪院命常悅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華居道場今拯公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如何舉似人○荆公王安石問文定

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爲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峯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

杜衍以張方平佞佛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胗脈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坐謂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閑茸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

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
即命駕就見之坊手安道曰辟如失物忽
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張商
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怒怫然曰吾孔
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坐長思滿紙闍
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
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世當著有佛論
可耳商英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
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
大條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
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
為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按

部過分寧諸禪迓之最後見彪率悅公商英
見其短小易之遽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
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
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商英內
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彪率
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
證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
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腳頌德山托鉢
語未能無疑悅曰祇如末後句是有邪是無
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丈室閉門而
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林忽然
有省為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

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
遂扣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
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參禪祇為命根
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
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
證之云等閑行履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
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
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
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
身境界轉脚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
邀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
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提以為盛事

見上門三事

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
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
卉衣至堂上本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
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遞御風疾去卉衣
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錯燈○八月
館職文同字與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
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
日復來乎及垂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
者舌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
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
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疎疎轉轉
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

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蓋蓋人謂心風為蓋也蓋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蓋即日光佛也有趙常者初為幕官因棄仕從蓋遊蓋謂盡得我道蓋既隱去常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執與黨子昶遊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為慧林智海二巨刹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奉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趺侍衛驚視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撼蕩之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寺講經院上大喜語論久之既

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契茶閑話耳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住天衣山天衣禪師嘗隱几公堂心如止水忽聞辟歷聲豁大省舉頭觀空刹刹塵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

于三木

衡禁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民遊是年八月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岷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蘇子瞻作神道碑荆公王安石請以江寧府園廬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石子雲資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政旁實使之既亡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

求佛爲救安石大懼亟爲建寺以祈脫苦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身

唱

海

佛

論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